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及其诗文创作^{*}

□ 多洛肯, 安海燕

【摘要】 有清一代,随着“改土归流”的政策实施和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壮族文人文学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不仅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作家,还出现了11个“诗书传家”的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地域分布广泛,但却分布不平衡,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汉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文化传播是壮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力保障。清代壮族文学家族与同时期满蒙八旗文学家族相比,不仅在家族数量而且在创作数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但却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相比,壮族文学家族更胜一筹。

【关键词】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

【中图分类号】 C9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14-05

On the Zhuang Literary Famili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Literature Creation

DUO Luo-ken, AN Hai-yan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Zhuang literature flour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land reform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of Zhuang regions developed. Not only a large group of influential writers but also eleven literary families characterized by "hereditary literature" sprang up during that period. These familie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regions while the distribution was uneven, which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reading of Han culture among regions.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Zhuang regions and the spreading of Han culture guaranteed the development of Zhuang literary families. The Zhuang literary families were largely inferior to the Manchu and Mongolia Eight Banners literary families of the same period in the family number and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as well. But they were superior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minority literary families in Yunnan.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the Zhuang people; literary family

一、引言

文学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血缘纽带链接、血缘关系绍承,是文学家族区别于其他文学家群体的两大显著特点。由于家族文学在中国古代相对稳定,而文学遗产有一个前后授受、世代累积的过程,伴随着文学

的发展,文学世家时有出现,明清时期数量大增。在古代少数民族中,文学家族主要出现在受汉文化濡染较深的少数民族当中,如满族、蒙古族、壮族等。壮族文人文学在清代发展到高峰,家族性作家群的大量涌现是清代壮族文学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一。

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

* 基金项目:甘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古典文献家族学视阈中的清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研究”(项目编号:XBM-2013001Z)。

义》^[1]一文指出了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具有数量多、分布广,以父子、兄弟构成最为常见等特点,创作上主要擅长诗歌和散文,尤其是诗歌创作;各个文学家族以及家族成员内部之间创作风格迥异,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遗憾的是王先生对壮族文学家族总体发展态势、诗歌文本的全面考察方面仍有疏漏之遗。本文试对清代壮族文学家族中的作家、诗文作品进行全面考察并对分析其中两个典型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情况,指出壮族家族文学在地域上分布不平衡,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同时发现,清代壮族文学虽呈繁荣景象却不及同时期满族家族文学,不论是家族数量还是文学创作数量都与满蒙八旗文学家族有很大差距。但与云南少数民族(白族、彝族、纳西族)文学家族相比,壮族家族文学却略胜一筹。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

二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创作概述

有清一代,广西地区的壮族出现了上林张氏,平南黎氏,宾州滕氏,靖西童氏,武缘黄氏,武缘韦氏,来宾凌氏,永福韦氏,龙州赵氏,宁明农氏,宁明黄氏等 11 个文学家族(表 1)。他们家学深厚、著述较丰,且有诗文集传世。

表 1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及其创作

家族	家族成员	创作
靖西童氏家族	张鸿翮	张鹏展曾祖父,《峽西诗钞》卷九、《三管英灵集》卷三均存其诗。
	张鸿(慧羽)	张鹏展曾叔祖父,著有《家训》《女训》《蒙童训》,已佚;《峽西诗钞》卷三、《三管英灵集》卷九均存其诗。
	张友朱	张鹏展祖父,《峽西诗钞》卷五、《三管英灵集》卷九均存其诗。
	张滋	张鹏展父亲,《峽西诗钞》卷六、《三管英灵集》卷十四均存其诗。
	张鹏展	著有《谷胎堂全集》(残本),《读鉴绎义》三十二卷,《离骚经注》(已佚),《女范》(已佚),《兰首山房诗草》(已佚),并编纂了《峽西诗钞》二十卷,《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国朝山左诗补钞》四卷,《宾州志》(道光)二十四卷。
武缘黄氏家族	张彭衡	张鹏展弟,《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七、《峽西诗钞》卷十三均存其诗。
	张鹏超	张鹏展弟,《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七、《峽西诗钞》卷十三均存其诗。
	张元鼎	张鹏展子,著有《趋庭集》,已佚;《峽西诗钞》卷十九、《三管英灵集》卷四十三均存其诗。
	张元衡	张鹏展子,著有《病中吟》,已佚;《三管英灵集》卷四十八存其诗一首。
	黎建三	《素轩诗集》六卷,附《词刺》一卷;《素轩诗集》六卷,《词刺》一卷,附《自娱诗集》一卷;《素轩诗集》四卷。
平南黎氏家族	黎君弼	黎建三子,著有《自娱诗集》,《三管英灵集》卷三十八、《峽西诗钞》卷十三均存其诗。
	滕问海	《涓溪山人诗稿》六卷,文稿二卷、杂言四卷。
宾州滕氏家族	滕樾	滕问海子,《峽西诗钞》卷二十存其诗。

靖西童氏家族	童毓灵	《岳庐集》《秋思集》《宾山集》,均已佚。
	童葆元	童毓灵弟,《皆玉集》诗稿,不见传。
	黄彦坊	《西分堂存稿》一卷、《寒毡尚友论》四卷。
	黄彦培	黄彦坊弟,《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三首。
	黄君钜	黄彦坊子,《燕石漫藏》已佚;《丹崖诗钞》四卷。
武缘黄氏家族	黄君鏗	黄彦培子,《养静轩诗稿》一卷,已佚。
	黄诚沅	黄君钜子,《锅寄庐文撮》不分卷。
	韦天宝	《斗山书院学规》一卷,《五塘杂记》已佚,《存悔堂遗集》存一至三卷。
	韦丰华	韦天宝子,《今是山房吟草》七卷;《今是山房吟余琐记》《耐园文稿》《默然吟集》。
	凌应楠(相)	《擎云山馆诗集》已佚,《衍芦吟草》《依蒲吟草》。
来宾凌氏家族	凌应梧	凌应楠堂兄,《劳辛(新)草》,已佚。
	凌应柏	凌应梧胞弟,《狎鸥集》,已佚。
	韦麟阁	《经在堂诗文钞》两卷,已佚;《小舟别墅遗集》一卷。
永福韦氏家族	韦绣孟	韦麟阁子,《茹芝山房吟草》一卷。
	赵荣正	《霞坡书屋吟稿》一卷,已佚。
龙州赵氏家族	赵荣章	赵荣正弟,《守山诗抄》二卷,已佚。
	农魁稟	《愚隐山房诗稿》,已佚。
宁明农氏家族	农嘉稟	农魁稟弟,《宁明耆旧诗辑》存其诗。
	黄体元	《冷香书屋诗草》四卷,已佚。
宁明黄氏家族	黄煥中	黄体元子,《天涯亭吟草》,已佚。

三、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典型个案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按其构成类型可划分为祖孙父子混合型、父子型、兄弟型。这其中以上林张氏家族、武缘黄氏家族、武缘韦氏家族为代表,他们在诗文创上取得了较高成就,诗歌创作丰富。上林张氏家族学界已有专文论述,兹不赘述。

(一) 武缘黄氏家族

黄彦坊,字言可,号鹤潭。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 年)拔贡,任雒容(今鹿寨境)教谕。(光绪)《武缘县图经》载:黄彦坊撰《西分堂存稿》一卷;《寒毡尚友论》四卷。(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载:黄彦坊撰《寒毡尚友私论》十六卷;《惜分堂稿》一卷;并存其诗十五首[(光绪)《武缘县图经》卷七,民国铅印本]。(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一首《和》[(道光)《武缘县志》卷九,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黄彦培,黄彦坊弟。清朝嘉庆间庠生。自幼攻读经史、诗词,学有成就。(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三首。(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存其诗《分得同字韵》。

黄君钜,黄彦坊子,字仲尊,号丹崖,初号剑堂。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举人,因军功历任云南

穷浪、富民、易门知县以及路南州知州。在滇近二十年,后回家乡,执教于武缘岭山书院。著有《燕石漫藏》诗集,有光绪刊本,惜已散佚,(光绪)《武缘县图经》仅收其《自序》。又著《丹涯诗抄》四卷,民国6年(1917年)开智公司铅印本。^{[2](P2019)}

黄君铨,黄彦培子,清同治十二年拔贡。曾赴京师候选补缺。著有《养静轩诗稿》一卷,已散佚。

黄诚沅,黄君钜子,字云生,清监生。曾随其父黄君钜至滇中任所。由县丞升为司马,廉洁自爱,入民国后,思想转为激进,提倡“民主时代”,反对“军阀时代”和“财主时代”。其生平事迹可见于《云生自编年谱》民国23年排印粤西武缘起凤黄氏家乘本。著有《锅寄庐文撮》不分卷,民国间南宁大成印书馆铅印,一册。^{[3](P1927)}《锅寄庐文撮》不分卷,民国23年(1934年)南宁大成印书馆排印本。^{[2](P2028)}

清末民初,黄诚沅除与其父编修《丹崖诗钞》《武缘县图经》外,还主编了《隆安县志》《上林县志》,并参与编纂《广西通志稿》(马君武主持)。

(二)武缘韦氏家族

韦天宝(1787~1820),字介圭,号纲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授四川某县知县,次年赴任至成都,仅数月便病故。生平好吟咏,勤著述,颇有文名。有民本思想,关心民瘼。三十岁时曾受聘于凤山土官。至其地目睹土官奢侈贪婪,不关心政事,无视民情,特上《凤山救弊条议》,提出要改革弊政,减轻民众负担,引起土司不满;于是愤而辞官回乡。著有《斗山书院学规》一卷,《五塘杂记》,已佚。平生所作诗文由其子韦丰华辑录为《存悔堂遗集》六卷,学使孙钦昂序,现仅存一至三卷。(光绪)《武缘县图经》载:韦天宝撰《斗山书院学规》一卷。(民国)《武鸣县志》载:韦天宝著有《五塘杂记》《存悔(悔)堂遗集》,并存其诗一首:《抵凤署感作》。《三管英灵集》卷四十五存其诗一首。《峽西诗钞》卷十九存其诗一首。(道光)《武缘县志》艺文志存其诗两首。

韦丰华(1821~1905),韦天宝子,号大鸣山人。自幼攻读诗文,学有基础。同治五年四十五岁,才得拔贡。先后受聘武缘等地书院山长,培育众多子弟。著有《耐园文稿》《今是山房吟草》七卷,1926年手抄本,收入诗歌一千四百多首,约十四万字,1988年复印本,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今是山房吟余琐记》民国15年抄本,藏于广西桂林图书馆。(光绪)《武缘县图经》载:韦丰华撰《增修武缘志草》十四卷。^①(民国)《武鸣县志》艺文志存其《黯然吟集序》、《存悔(悔)堂遗集小序》《熊公去思堂记》,并存其诗十二首。

通过对上述二个典型文学家族的叙述与表1中对11个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简要胪列,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是壮族文学家族的较为繁荣的景观。

四 清代壮族家族文学特色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十一个文学家族分布于清代广西的桂北、桂东、桂中、桂南及发展滞后的桂西地区,分布区域较广,但又多集中于桂南地区的武缘、上林、宁明等地。清代,特别是清朝中叶,桂东、桂北、桂中地区的人口,汉族占百分之八九十,壮族占百分之一二十,桂南、桂西仍为壮族大聚居区。显然,壮族文学家族大多来自壮族聚居区,并多出现在桂南地区,但同为壮族聚居区的桂西却颇显寂静,仅有靖西童氏一文学家族,可见,壮族文学家族发展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是与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受汉文化影响先后与影响程度不同相关联的。桂南虽为仅次于桂西发展滞后的区域,但因桂南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起步较早,文化积淀也较为深厚。桂南地区在宋代起就已建有九所官学,分别设在邕州、上林、武缘、宾州等地。到明代,桂南地区官学数量增至18所,首次出现书院,共建有书院24所,并且其发展速度超过了广西其他地区。清代,桂南地区的府州县官学增至23所,书院增至101所。教育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桂南地区文学事业、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以壮族文学家族多出现在桂南地区。而桂西在广西属于多山少平地,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在清代之前,桂西壮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都相对滞后。到了清初,壮汉杂居的东部地区和壮族聚居地区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呈扩大趋势,东部发展与汉族地区水平相近,而西部地区仍然落后,有的山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4](P714)}经济的落后导致文化教育的相对滞后,在宋代时期,桂西仅有两三所官学,但到了元代又被废止。明代,桂西地区教育状况随经济发展有所改善,先后建立了7所官学,4所书院。落后教育的阻碍了文明的发展步伐,在文学创作方面,桂西地区仅到了明代才有文人文学创作出现。清代,随着移民屯田实边,“改土归流”等政策在桂西地区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产,桂西地区经济、文化有了很大改观。经济的发展为桂西壮族聚居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桂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官学17所,书院22所,义学、社学40所左右。随着各类学校的普遍设置,桂西地区也逐渐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壮族作家,更是出现了童氏兄弟二人这样的文学家族,但是与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起步较早的桂南地区相比,桂西仍较为落后。

① (光绪)《武缘县图经》卷七,民国铅印本。

有清一代,壮族家族文学也呈蓬勃发展景象,但与同时期满蒙八旗家族文学相比,却不及他们。自清军入关以来,满族家族文学迅速发展,先后共有80文学家族出现,^[5]这些家族多以科举入仕,家学渊源深厚,著述颇丰。满族80文学家族,共涉及272位作家,其中有21位女性作家,存世诗文别集三百部之多。从构成类型上划分为祖孙型、父子型、婆媳型、夫妻型、兄弟姐妹型以及多元混合型,并且这些家族历经数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人数越来越多,流传于世的诗文集也更为丰富,如完颜氏、索卓络氏、佟氏家族、于氏家族都为满洲文学家族中支系庞大的世家大族。清代八旗蒙古文学家族诗文创呈现繁荣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学养深厚、精通汉文的家族文学士子,传世的诗文别集有四十五部之多。^[6]而在壮族文学家族中除上林张氏家族和武缘黄氏家族历时较久,历经数代,一门数人外,其他家族构成类型皆为兄弟型、父子型,一门两人或三人,也没有女性作家出现。可以看出壮族文学家族从数量、历时、诗文创数量上都显得很单薄和脆弱。

壮族家族文学与同时期云南受汉文化儒化较深的少数民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相比却较为繁荣。有清一代,白族有5个文学家族:太和(今大理)赵氏(赵延玉、妻周馥、子杨载彤、弟赵延枢)一家,一门四人工诗;赵州龚氏一门,龚渤、龚锡瑞父子二人,龚锡瑞之妻,皆能诗。太和杨氏家族有杨晖吉、杨师亿、杨履宽三人;云南大理师范与子师道南,父子二人;太和张国宪与子张辅受,父子二人。清代纳西族仅有云南丽江桑氏(桑映斗、桑炳斗、桑照斗)三兄弟,皆能诗,以桑映斗为代表。清代彝族有3个家族:贵州威宁安履贞、安履泰兄妹二人;云南姚安高翦映、高厚德祖孙二人;贵州毕节余家驹、余珍父子二人。在白族、彝族文学家族中出现了女性作家、夫妻皆能诗的现象,这是在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家族中罕见的。总体而言,与壮族文学家族相比,云南白族、彝族、纳西族在家族数量及诗文创方面的成就,稍显单薄。总之,清代壮族家族文学虽不及满蒙八旗家族文学繁荣,但在清代南方少数民族中较为突出,它不仅影响和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活跃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天地,丰富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宝库。

五、社会经济发展及汉文化传播对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形成之影响

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发展离不开壮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明清时期,壮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

“改土归流”的实施,鼓励垦荒和轻赋税政策的实行,学校教育的普及,中原汉族南迁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都促进了壮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清初,统治者在壮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壮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进步。清统治者一方面鼓励开展屯田、垦荒,另一方面兴修水利,改善灌溉工具。统治者对农业的鼓励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灌溉的便利,有力地促进了农作物生产,保障了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壮族地区的手工业也获得了较大发展,手工纺织业、采矿冶炼业、陶瓷业等其他手工业都呈蓬勃景象。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也伴随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在各州县都形成了一些圩市,如东部地区出现了贺州、藤县、浔江等大的圩市,成为货物的集散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汉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到清中期,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都达到鼎盛,这为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明王朝定鼎金陵后,明太祖朱元璋就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便“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①明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来保护土著子弟求学,如优待在学生员,保护土著士子入学、充贡、应举等。在这一时期,府、州、县学获得了较大发展,据《广西通志·教育志》统计,明代广西共有69所府、州、县学,其中有24所是在明代先后创办的,其他为复兴以前各朝设立的学校。^{[7](P83)}与以前各朝相比,明代府、州、县学设置的最大进步是在桂西壮族聚居地区设立了官学,为清代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从康熙起便设立各类学校,除府、州、县学等学校还增设了厅学。这一时期在壮族地区共设置府、州、县学86所,其中84所在今广西境内,2所在今云南文山境内,有69所是兴复前代,16所为新办。^{[7](P84)}新办的学校基本在壮族聚居地区,学校普遍建立,改变了壮族地区文化教育的面貌,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

书院为唐代以后汉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重要机构,它是较之府、州、县学更为自由的文化传播方式。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书院的发展遂陷入沉寂状态。但随着统治秩序的日趋稳定,统治者对书院的禁令逐渐取消,清廷也开始利用书院为朝廷服务,以之为文化与舆论传播的重要基地。雍正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制一》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

十一年,清政府谕知各省设立书院,从清乾隆八年到光绪三十年的161年里,桂西壮族聚居地区先后建立了秀阳、云峰、仕城、道南、毓秀、镇阳、经正、鹅城、崇正(2所同名,均在今田阳县)、云麓、南阳等12所书院。^{[7](P78)}至清末,但凡有壮族聚居的地区均有了书院。统治者不仅对书院有经费供给还规定山长的聘请必须讲究真才实学,《清史稿·选举志》云:“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厉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①龙州同风书院院章中规定:“延请山长无论本省、外省、并无论贡生举人进士,必须明经修行,品学兼粹可为经师人师者,由道备关礼延主讲。”^{[7](P79)}在书院中还制定了学规、院规,对生徒进行严格的管理。对山长的选聘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等政策都为书院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很大作用。壮族聚居地区书院的建立,不仅对壮族地区的文化教育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推动了壮族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清统治者除了重视府州县学及书院的设立,还重视社学的设立与发展。明洪武八年诏令天下立社学,弘治十七年,又“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清王朝亦三令五申,广置社学,顺治九年令“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之,补充社学”。雍正元年,又“定各州县设立社学、义学之例。旧例各州、县于大乡巨镇各置社学,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令入学肄业”。^{[8](P293)}在统治者三令五申下,社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壮族地区,最早的社学是由崇善知县陈维德于明洪武二十八年兴建的。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壮族地区共兴建有社学95所,清代建有36所。清代社学兴建数量虽不及明代,但从分布范围来看,清代较明代有所扩大,如在马平、柳城、及忠州、归德、果化等土州都新建有社学。社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为壮族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

清代,壮族教育的发展,还表现在科考中第上。随着土司制度时期学校的普遍建立,科举在壮族地区也日益得到重视。明代,在广西地区科举取士方面,有一定的名额保障。到了清代,科举在壮族地区比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土司子弟科举应试受到朝廷的保护和提倡。据《清实录》记载,早在雍正八年,已有“广西土官、土目子弟”,“俱应童试”的规定。嘉庆九年底,又令军机大臣通知广西巡抚:“土民等读书应试”,“不准土司阻抑”。次年又谕内阁:“嗣后退种土司良田之正民、杂民,准其呈明应试。”清代科举基本上应袭明代旧制,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乡试之前有预备考,即士子须经过童试录取为生员,才

能取得乡试的资格。^{[7](P68)}清代壮族文学家族成员中大多以科举入仕,11个文学家族共33人,其中进士2人,举人9人,贡生11人。如上林张鹏展家族,一门9人中,1人进士,5人举人,2人为贡生。平南黎氏家族中,黎建三父子均为举人,其叔父是举人,祖父和父亲都是贡生,可谓是书香门第。武缘韦氏家族,父韦天宝为嘉庆间进士,子韦丰华为贡生。清代壮族文人重视家学,在科举制度的保障下,他们寄希望于科举中第,使家族的仕途命运长盛不衰,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科举制度对壮族文人文学的促进作用。

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出现标志着壮族文人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代壮族文学家族的出现是汉文化传播的产物,在文学家族中有一些人曾做过书院山长,如张鸿翮、张鸿(慧羽)、黄体正、黎建三、黄彦坊、黄焕中等,他们为壮族地区汉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在古代壮族文人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09,(3).
- [2]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 [3]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4]张声震.壮族通史(卷中)[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 [5]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清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6]多洛肯.清代八旗蒙古文学家族汉语文创作述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3,(3).
- [7]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壮族教育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 [8]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 2013-06-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韦琮瑜]

[作者简介] 多洛肯(1971~),哈萨克族,新疆霍城人,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汉文学典籍研究所所长,教授;电子邮件:duoboat@sina.com. 安海燕(1988~),甘肃天祝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甘肃兰州,邮编:730030。

① 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制一》卷一百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